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

全氏世譜

全氏出自周官泉府之後以官爲氏其後以同音爲全據國語隗姓之分亦有潞洛泉余滿五氏然全氏之所出非隗也或曰全之本姓爲王漢元后之族屬以避新都之亂易姓如輔果或曰殷王高宗之後爲全二說皆無據全氏之著名於舊史者自東漢桂陽太守柔始其子大司馬錢塘侯琮以勛伐起孫吳尚主於是江左戚里莫如全氏大司馬兄子衛將軍永平侯尚以王舅諸子鍾北將軍都亭侯緒以東關破魏功臨湘侯懌以襲父業都鄉侯吳以國甥其餘如端如翩如緝如靖如禕如儀如紀如熙皆以侍郞都尉典兵宿衛旣而孫琳

擅政壽春失援臨湘與諸弟諸子入魏永平誅權臣不克遇禍全氏始衰至劉宋而光祿大夫孝寧侯景文繼之至陳而水部郎援繼之孝寧以前多用功業起家水部始以經術爲易詩宗臨湘之入魏也諸弟子皆封爵故河北全氏不下江左其後高齊有黃門侍郎元起唐末有雄武節度使中書令師朗王蜀之勛臣也又有金州防禦使師郁仕孟氏世爲商洛豪宗今全氏舊譜指北史諸泉（泉企父子）爲臨湘之後謂其改姓不知全氏之由泉而改非泉氏之由全也入宋而商洛之族阻兵被夷而江左全氏復盛太平興國中有諱權者累官侍御史知青州以母憂不出奉其父由錢唐遷居鄞之桓谿則

謝山先生之始祖也上湖桂陽其世二十有七侍御生
二子長鼎次祖而鼎爲明州學錄故侍御來鄞其卒也
葬於谿上之沙渚其時侍御弟輿亦遷越之東浦無子
以祖爲後越六世爲宋理宗之母家追封曾祖以下則
有若太保唐公安民唐公子爲太傅越王份越王子爲
太師申王大中太師徐公大節徐公卽宋史所稱保長
者也申王子爲太師和王昭孫是爲度宗元舅徐公子
爲少傅節度使周公純夫少師節度使清夫和王子爲
太尉叅政允堅周公子爲太府卿槐卿而福王之妃亦
出於全方理宗之潛龍也學於余曾公天錫家因訪外
氏於谿上嘗飲食焉旣而卽位推恩並賜官爵而桓谿

諸全不欲攀外戚之寵以邀恩澤相約不出朝議高之乃選其中二人曰汝梅汝霖尚縣主而爲樹雙闕於楔上顏之曰鵲巢以表焉是後栢谿族姓分爲八派曰前宅後宅東宅西宅中宅田宅皆侍御五世孫琚之後也曰南宅北宅皆侍御五世孫禮之後也其旣於今歷年八百有餘孫枝二十六葉而谿上之居未散代有顯者吾鄉言世家未有若此之永者也而謝山先生之世則自禮而下皆有名號生卒可按自政而下始得詳其行實禮生宗顯宗顯生得信得信生昌世昌世生明五府君明五府君生已一府君已一府君生惟一府君惟一府君生南十二府君四世皆佚其名南十二府君生殳

旻生乾乾生倫倫生文瑜文瑜遷於城中之湖上上距遷桓谿之世為十六傳文瑜生政以篤學懿行稱人師起家明經司教常熟以子侍郎元立貴封檢討侍郎則謝山先生之六世祖也以碩德大節在永陵講筵已而以不肯草西内青詞外遷陪都又以忤分宜相乞身侍郎生和州同知少微以慈惠之政著南畿稱循吏和州生應山知縣天授文學淵奥牽絲作吏未報最遽卒應山伯子諱大和字介石號他山國子監生叔子諱大桯字襄孫號式公府學生他山府君無子以式公府君子為之後先生之王父也諱吾騏字聿耇號北空他山兄弟當明之季用錢忠介公薦一以大理寺左評事徵一

以太常寺博士徵俱不受丙戌以後甬句東之人遠在
天末尚煩多士多方之訓成化最晚其在世祿家子弟
尤爲甚焉而全氏一日棄諸生籍者二十四人他山府
君議以東錢湖之童嶴萬山荒僻人跡罕到欲避地焉
時北空府君年十六他山問曰汝能絕意人世乎北空
曰謹受命卽披野服隨二父入山一門共脩汐社力耕
之餘淸吟而已高武部隱學嘗嘆曰謝皋羽棄其子行
遯終身不相聞問鄭所南則無子未若全氏之辭漿也
北空府君生贈公諱書字吟園以經術詩詞敎授里中
最喜考索重脩全氏家譜山陰一支舊附見鄞譜中贈
公爲搜宋史以正其官爵之譌謬舊譜稱始祖侍御公

之父仕周世宗朝官中書令贈公曰殆吳越宰相耶十國板蕩中朝阻隔鮮有越國而仕者又稱侍御公出青州爲同知贈公曰宋無同知州事之官蓋知州也萬九沙太史嘗問曰孤山遯初子之詩在月泉吟社中於先世遠近若何贈公曰此吾侍御十世孫也太師申王大中之從子和王昭孫之兄太尉參政允堅之世父宋亡後僑寓孤山結社以老者也蓋亦劉道原之流也以先生貴贈如官謝山先生諱祖望字紹衣號謝山贈公之仲子也贈公二子長祖謙生而慧甚四歲入家塾一年卽能畧通諸經章句蔣蓼厓先生嘆曰是聖童也一日戲以小刀剪紙傷其指感風而病臨危於案上大書鯉

也死三字而破之曰聖人之不得有其子聖人之不幸也時年六歲自侍御至先生爲世凡二十四云先生文集手自編次命純繕寫甫畢而先生謝世純致書武林杭堇浦先生求序其端且請作志狀堇浦以書來問世系純因述全氏世譜冠於集端昔胡助述宋氏世譜以冠潛谿集萬斯大倣之述黃氏世譜以冠南雷集今亦此例也門弟子董秉純敬述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目錄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一

易問目答董秉純

問說易家有互體其來遠矣南軒欲人且看王輔嗣胡安定王介甫三家以其不言互體也然則互體之說非與而朱子晚年頗有取焉何也

答向來謂大傳之雜物撰德同功異位即指互體愚未敢信其必然蓋觀於多凶多功多譽多懼之語似於互體無涉然互體在春秋左氏傳已有之乃周太史之古法則自不可斥不必攀援大傳而後信也漢晉諸儒無不言互體者至王輔嗣鍾士季始力排之然亦終不能紬也特是漢儒言互祗就一卦一爻取象而未能探其

所以然直至南宋深寧王禮部作鄭康成易注序始發之深寧謂八卦之中乾坤純乎陰陽故無互體若震巽艮兌分主四時而坎離居中以運之是以下互震而上互艮者坎也下互巽而上互兌者離也若震巽分乾坤之下畫則上互有坎離艮兌分乾坤之上畫則下互有坎離而震艮又自相互巽兌又自相互斯陰陽老少之交相資也其義最精而愚由深寧之言而以十辟卦推之五陽辟以震兌與乾坤合而成五陰辟以巽艮與乾坤合而成乃夬姤近乎純乾剝復近乎純坤故無互體而艮兌之合乾坤也爲臨爲遯則下互有震巽震巽之合乾坤也爲大壯爲觀則上互有艮兌至坤乾合而爲

泰則下互艮而上互震乾坤合而爲否則下互兌而上互巽坎離於十辟卦雖不豫而以旣未濟自相互是陰陽消長之迭爲用也其法象亦未嘗不天然也然則互體之說非徒以數推而以理備當聖人畫卦之初何嘗計及於此乃其旣具而旁午曲中所以不流於鑿是故深寧八卦之旨卽中央寄王之義也愚所推十辟卦之旨卽六律還宮之義也而聖人參伍於此以之取象蓋十之五是以朱子晚年謂從左氏悟得互體而服漢儒之善於說經有自來矣是固互體之原也

問 然則諸家之異同若何

答 古人互體之法但於六畫中求兩互是正例也漢人

說易如剝蕉於是又有從互體以求重卦之法謂之連互蓋取兩互卦與兩正卦參錯連之下互連外體上互連內體各得一卦所謂五畫之連互也下互連內體上互連外體又各得一卦所謂四畫之連互也虞仲翔解豫曰豫初至五互體比故利建侯是五畫連互之說也又曰三至上體師故利行師是四畫連互之說也嘗以其說求之於象如訟初至五互渙故初之不永二之歸逋三之無成四之即命皆能聽命於元吉之主而渙其羣至終訟之上鞶帶是俊三褫不改則以其在渙外也晉初至五互比故有康侯之接其象皆天然者且不特經文之象多所合也即卜筮家占法亦用之宋人或箴

取妻得小過不知其說賁之沙隨則曰大吉蓋內卦兼互體爲漸漸女歸吉外卦兼互體則歸妹也是誠曲而中矣至宋所傳麻衣易則又有參互之法謂除本卦之二體但以所互之上下二卦重而參之又得六畫之卦一是又一法也然此皆但於二互中離合以求之不參以他說其於古法不悖及漢上朱內翰則以二互爲未足始於互中求伏共得四卦不知正體或可言伏互體而更求其伏則支矣林黃中則謂一卦皆得八卦前四卦以兩正卦兼兩互體後四卦以兩反對卦兼兩互體夫於反對之中尚欲求互則屯卽蒙蒙卽屯矣是較之漢上爲更謬矣黃中又別有包體之說亦以互體分去

取則尤屬舛戾不足詰者華亭田與齋則於每卦取變卦而又於變卦之中求互其說本之沈守約不知是在占法中或可用若以解經則不可也降而至於明之瞿塘來氏雜用諸家之例愈繁愈濶而互體之學互亂近則西河毛氏亦然使南軒見之必益動色相戒掩耳而走然遂以之廢古法則又非也

問林氏之包體若何

答林氏之書傳於今者祇集解不載包體之說惟楊止菴嘗述之其說以爲一卦具兩互取一互置一互取之者以致用置之者以植體一卦取上互則一卦取下互如乾包坤則爲損益坤包乾則爲咸恒一卦包三十二

卦八卦包二百五十六卦是於易之經傳取象全無涉者故朱子於其前說嘗辨之而包體之說不及焉蓋以爲其不足詰而置之也

問先天互體之說先生獨不道及何也

答宋人言互體於伏於反對於變皆非古法然猶未幸纏於陳邵之圖說其以先天圖說言互體者則吳草廬也草廬之圖有隔八縮四諸法隔八者先天圖之左起乾夬歷八卦而至睽歸妹又歷八卦而至家人旣濟又歷八卦而至頤復先天圖之右起姤大過歷八卦而至未濟解又歷八卦而至漸蹇又歷八卦而至剝坤左右各以二卦互一卦合六十四卦互之得十六卦也縮四

者合十六卦而互之秪得乾坤既未濟四卦也草廬爲是圖不載之易纂言而載之外翼按外翼十八卷是圖即十八卷之一也顧同時胡雲峯言互竟與之合二人學術門戶不甚同而言互則同草廬之外翼今已罕見獨楊止菴嘗述之故世但知爲雲峯之說夫康節之言曰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是言正體也非言互體也雖就康節之說亦秪成爲康節重卦之法而非易之法然在康節亦未嘗以之當互體今如草廬之圖是先有互體後有正體其謬不攻而自見矣乃李厚菴力宗之更參以湛人通互之法而又變之爲環互因舉雜卦大過一節爲例謂自初至四爲姤自上至

三爲漸自五至二爲頤自四至初爲歸妹自三至上爲夬本卦之畫順行互卦之義逆轉斯雜卦大過一節之旨也既未濟無可取則又從而別爲之詞吾聞六畫自下而上故其互亦自下而上即支離其說而求之於伏於反對於變者亦未有不自下而上者也而謂可以析而環之順行而逆轉之斯則未之前聞也是豈特於經無補且又從而障之矣故弗敢及也

問　又有大卦之說若何

答　是亦京房之說而朱子嘗用之者所謂中孚爲大離小過爲大坎是也六子同列何以獨舉坎離也曰四子之大卦臨大壯遯觀皆在十辟所以然者十辟以震兌

巽艮與乾坤合而成而坎離居中以運之不豫盡十辟無坎離故坎離之大卦不在十辟而別見於中孚小過舉坎離可以槩六子矣然聖人之取象則有序大抵求之正體而不得則求之互體又不得則求之大卦或反對卦或變卦故朱子於大壯取大卦之兌以解羊象而先儒以爲大壯本互兌且其諸卦相接之兌不一故六爻有四羊洪景盧曰自復進爲臨而下卦有兌三之觸藩所自也又進而爲泰而上互爲兌四之決藩所自也又進爲本卦而上互爲兌五之喪羊所自也及五變爲夬而上卦又有兌上之不退不遂所自也洪氏之說校之朱子更精然則大壯之羊無需於大壯求之矣是以

師之二至上爲大震然自初至四本互震則長子弟子之象不必於大震取之晉之初至四爲大艮然自二至四本互艮則鼫鼠之象不必於大艮取之此固例也其必有兼取而後備者則如蠱是也蠱之六爻其五皆以父母爲象而求之無乾坤之體不知蠱之正體艮也巽也互體震也兌也五畫四畫之大卦坎也離也六子備矣而父母猶失位則兄弟交出而有事惟上九已際蠱之終故別爲象乃知聖人所以成卦之旨亦有取於是者是則大卦之說足以與互體參觀者也五畫之大卦間有與五畫之連互同者四畫之大卦間亦有與四畫之連互同者則皆以互體爲主也

問近人惟南昌萬學士孺廬最善言互先生所深許也唯是先天卦位學士亦頗用之如先生言則斷不可用者矣向嘗與學士論及之否

答學士於予深有忘年之交說易尤多合其論互能發前人所未及者至多獨有偶及先天卦位者是其不審曩在江都同邸舍嘗以告之學士生平固力言陳邵之學不可以解易 聞予言瞿然引過曰即當芟之今學士已沒其說尚存或是其門人所錄前此未定之本非芟正之書也蓋乾一兌二之序出於陳邵諸子之言自宋以前未之聞也可據者莫如經以父母男女之序言始乾終兌以春夏秋冬之序言始震終艮若乾一兌二

之序其於經何所見且三男皆少陽三女皆少陰而太陽何以有兌少陰何以有震少陽何以有巽太陰何以有艮此皆絕不可解者乃既橫列以定其序又圓列以定其位而四正四維究無豫於經則又不審學易諸公何以震而驚之以爲千古之絕學然其說之初起原不過自爲一家言而未嘗以之解經劉長民始謂八卦圖位乾一與坤八對兌二與艮七對離三與坎六對震四與巽五對其位皆九故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也說者引以解康節三十六宮之詩未爲不可而牽說卦之文以就之則所謂天地定位者其於四九之數何取焉康節始以解數往知來之旨

謂有已生之卦未生之卦而朱子實之曰自震至乾爲已生自巽至坤爲未生則又牽說卦以就圓圖之序而其實所謂數往知來者甚非經之本解也然於六十四卦之象則自來未有以此序言之者而學士於解二之三狐困初之三歲巽四之三品則皆曰三者互離之數震二之七日則曰七者互艮之數豐初之旬則曰十日爲旬是合離三巽五兌二之數是殆未及致思而筆之者互體者周太史之說也乾一兌二者宋陳邵諸儒之說也此其爲說必不可合要之陳邵圖學自爲一家其於聖經之說皆無豫牽而合之是又一草廬矣

問宋儒爲九卦說者十餘家大率以反身脩德之義言

之若陳希夷龍圖中亦及九卦則於繫辭三陳之意無豫於是胡仲虎輩遂別立一說謂上下經適相對咸恒與乾對損益與履對困井與謙對巽兌與復對皆以下經之兩當上經之一凡十二卦而二篇卦數上下適均十二卦而僅舉其九者乾咸其始也兌其終也始終則皆畧之上卦自乾至履得卦者九下經自恒至損益得卦亦九上經自履至謙得卦者五下經自益至困井得卦亦五上經自謙至復得卦者九下經自井至巽得卦亦九此三陳之序也循環數之上經自復至下經恒得卦者九下經自巽至上經乾得卦亦九近多有是之者然否

答序卦之旨宜專從正對反對爲當蓋乾坤大過頤坎離中孚小過爲正對而反對者五十六則上下二篇得卦各十有八無參差也倘謂乾爲上經之始咸爲下經之始而皆去之矣則復爲上經之終兌爲下經之終何以祗去兌而不去復也蓋去復則不可以言九卦而自謙至恆得卦十八不可通也且自巽至乾得卦九是又數乾矣則自復數之亦仍宜至咸而無如其得卦祗八因越咸而數恆則何以上經又數乾蓋使自巽至頤得卦十七不可通也然則所謂序卦之旨據胡氏之說牵强增減非自然之法象矣且序卦則皆宜有一定之例九卦之中或得卦九或得卦五亦無說以處此即如蹇

師愈麻衣易謂序卦當以小畜居履之後今以錯簡亂之大傳三陳九卦之序履得九謙得十五復得廿四皆與龍圖數合非偶然也是皆舉聖經以就巳說而不知其爲僞儒林之禍其於眞正微言豪髮無補蓋皆自僞龍圖序啟之

問三十六宮之說自朱子外有謂太陰太陽之位乾一與坤八對兌二與艮七對少陰少陽之位離三與坎六對震四與巽五對是以配位得四九合爲三十六宮其說本於劉長民稍出康節之前有謂震坎艮皆五畫通十五畫合乾爲十八畫巽離兌皆四畫通十二畫合坤爲十八畫是以分畫得四九合爲三十六宮其說出於

六經奥論託之鄭漁仲者也方盧谷則謂一陽起子正當天根由是左行得一百八十日一陰起午正當月窟由是右行得一百八十日十干一宮是謂三十六宮是以先天卦氣言之鮑魯齋則謂自復至乾爲陽辟凡陽爻二十一陰爻十五自姤至坤爲陰辟凡陰爻二十一陽爻十五奇偶相配合爲三十六宮是以十二辟卦言之者以朱子之說校之孰優

答　尚不止此四家而愚近以健忘不能舉矣猶記先司空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少陽進而未極乎盈少陰退而未極乎虛數亦如之自天一至地十爲一宮是用九用

六三十六宮用七用八三十六宮先宗伯曰震坎艮爲三男三男之畫十八巽離兌爲三女三女之畫十八合六子之重卦數之亦得三十六宮凡此數說於義皆合然不過就卦畫卦位卦策言之亦不能出朱子之右唯所聞於梨洲黃子者曰康節所謂天根者性也月窟者命也性命雙脩老子之學康節自泝其希夷之傳而其理於易無豫則亦自述其道家之學而其數於易無豫也說者求之易而欲得其三十六宮者可以不必也其說最精而康節之所謂三十六宮者尚未知何所指則黃子亦未之發也愚偶與當塗徐檢討顯會語及之則欣然曰是也君不讀擊壤集詩乎物外洞天三十六都

疑布在洛陽中小車春暖秋涼日一日祇能移一宮是非三十六宮之明文乎天根月窟老氏之微言也三十六宮圖經之洞天福地也其必以復姤之說文之者猶之參同必以乾坤坎離分氣值日而究之參同之用易非聖人作易之旨也是足以爲黃子易學象數論之箋疏矣檢討所著管城碩記最稱博有考據

問　厚齋先生謂蔡澤引易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反者也澤相秦數月而歸相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何其許澤之深也

答　蔡澤安知易澤以傾危之口乘范雎之急挑而奪之是其進其得不以正也居位一無建白是其存不以正

也不過巧於退而不陷於喪亡耳細觀澤之底裏蓋以蘇張之術始以黃老之術終其所爲於蘇張則已黠其所得於黃老則尚粗吳禮部校國策其言畧與予合

問厚齋於井之九三荊公解曰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之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以爲語意精妙諸儒所不及而義門以爲此特輔嗣清言之儔何如

答厚齋之許固過義門以爲淸言亦非此數語乃荊公一生作用一生心法所謂以不求求之者即其累召不出之秘術也以不取取之者即惠卿不加賦而用自足

之秘術也以不禱禱之者一變而遂爲天變不足畏之邪說矣斯荆公經義之最乖舛者也

問　厚齋謂陸希聲作易傳而不知比之匪人之訓與易相違考之唐書本傳但言希聲居位無所重輕不見他事故閻潛邱疑厚齋蓋誤以希聲爲文通是否

答　希聲如何瀾於文通此事見於楊文公談苑而葉石林避暑錄述之厚齋之所本也其言曰方希聲閒居時供奉僧䛒光以善書得幸嘗從希聲授筆法因祈使援已寄以詩曰筆底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當時洴澼人䛒光卽以名達貴幸因得召昭宗末年求士甚急故首傾倒於朱朴待希聲亦

然按之乃所謂比之匪人也潛邱多學顧未攷及此此事亦可補唐史之遺

問 喻湍石曰泰之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爲君子也厚齋取之而吾丈非之何也

答 此言似新而實戾經旨小人道消是化小人而爲君子然則君子道消是化君子爲小人也可以知其說之訛矣須知小人或可化而爲君子君子必不化而爲小人不如舊說之爲妥

問 謝觀察說中孚其於虞吉有他不燕甚奇

答 觀察寻好友其箋經多特見然亦有好奇之病不可不審也如此條因中孚之有豚魚鶴翰音而撕扯其類

固及於燕又及於虎強以為飛走之屬誕矣

問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說程子之說了然而朱子不從何也

答陰陽翕舍凡陰未有不以從陽為慶故程子之說不可易也朱子殆欲以上文後得之得貫下得朋之得故謂當遜之西南而不如得喪之際蓋有以喪為得者當從程子為是

問春秋外傳筮法貞屯悔豫皆八之說大不可曉涉隨尚不了了近世如安谿所云先生尤以為妄究竟何以解之

答貞悔之例有變爻則以本卦之卦分之無變爻則以

內卦外卦分之原不可易獨此所云貞悔則別有說章注曰內卦爲貞外卦爲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其兩陰爻皆不動然則是兩筮所得也蓋初筮得屯原筮得豫其二體各有震而一在內一在外皆得八焉故其曰貞屯曰悔豫謂合兩筮而共一震故分貞悔以別之後人不知竟以本卦之卦之貞悔當之宜其外戾而難合已夫兩筮皆八一奇也兩八皆在震體又一奇也兩震皆得建侯之象又一奇也屯之八爲晉豫之八爲泰皆爲吉兆要之二象已足不必更求之卦而了然者寧待司空季子始知之而當時筮史以爲不吉直妄人耳況夫事始之爲貞事

終之為悔貞屯之震文公得國之占也高梁之刺公宮之焚蠱猶有不寧焉悔豫之震文公定霸之占也陽樊城濮之勛以順動矣其兆顯然更無事旁推而正非盡筮家貞悔之例也及讀朱子答沙隨書亦謂似是連得兩卦皆不值老陽老陰之爻故曰皆八然兩卦中有陽爻何以偏言皆八似亦未安朱子之謂連得兩卦是也其疑兩卦中有陽爻何以偏言皆八則疑之泥者蓋兩卦之震一陰不動則以兩陰為屯故曰皆八惜乎朱子之未見及此也倘如沙隨之說為屯之豫是三爻變也其不變之三爻在屯亦八在豫亦八固已夫三爻變以變為主安得尚以八稱之是在古筮家無此文也安溪

別爲之說其所謂卦以八成者於用八之旨尤謬由今觀之則韋注內外貞悔之說本自了然而世勿深考遂滋惑耳

問泰之八一條此最難曉如先儒以爲六爻不變者是因董因占語秖稱本卦彖詞故也其說似矣然果爾則何以云之八也如春秋內傳僖十五年秦伯伐晉遇蠱成十六年晉厲公擊楚遇復昭七年孔成子立君遇屯家語孔子自筮遇賁乾鑿度孔子自筮遇旅是皆六爻不變者而均不云之八則舊說託於夏商之易者其誤已見若以爲三爻皆變是泰之坤此因誤解貞屯悔豫爲屯之豫而援其例總於八不可遍去筮法以兩爻或

一爻不變筮占七八則泰之八其所遇者有六四不變為觀五不變為晉上不變為萃四五不變為剝五上不變為豫四上不變為比今但云泰之八而繇詞又無所引及宜乎後世之茫然矣

答愚因此六卦推之以為當日所遇者泰之剝也蓋使其為觀為晉為萃為豫為比則不曰建侯行師即曰錫馬晝接不曰假廟即曰盥薦是皆晉公子所幾幸而不敢必之辭其為大吉更何疑不應董因總無一語及之而反有取於本卦之彖惟為剝則嫌其不吉故竟不復引而別為之詞然其實由泰而剝凡事不吉而爭國則吉蓋兩爻皆不變或以為占下爻或以為占上爻亦頗

不同如是卦以爭國則當占比今泰五則帝乙歸妹剝五則貫魚以宮人寵其爲得兩必矣董因之見不及此而但取大往小來之說則其於泰之八何有矣近世經師亦多知舊解之非故蕭山毛檢討以爲泰之豫桂林謝御史以爲泰之晉則何竟不及兩參也懸故以爲所遇者剝雖亦出懸揣之辭而於理近之穆姜之筮也得艮之八史以爲艮之隨說者以爲史有所諱故妄引隨以爲言夫使不以隨實之則艮四陰之不動者孰能知其爲何爻是復董因之例也

問易象用之占筮列國皆當有之何以韓宣子獨見之魯且易象何以爲周禮不應當時列國皆無易象

答按此陳潛室嘗及之潛室謂易卜筮所嘗用然掌在太易屬之太史列國蓋無此書故左傳所載卜筮繇辭其見於列國者各不與周易同而別爲一種占書獨周史及魯所筮則皆周易正文以此見周易惟周與魯有之故韓宣子謂周禮在魯潛室之言大畧得之然所考尚有未盡者前漢書藝文志有大次雜易八十卷即所謂自成一種占書者也殆如今易林之流杜預明言當時有雜占筮辭但春秋時之列國非其初竟無周易筮法也文獻不足而失之故左傳載筮辭其用周易者則必曰以周易筮不使與他筮混莊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昭公五年

叔孫穆子之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哀公九年陽虎爲趙鞅以周易筮救鄭遇泰之需若襄公九年穆姜居西宮筮得艮之隨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叛筮得坤之比則雖不言以周易筮而其占皆引周易之文是潛室所謂周易筮法秖用於周魯可証者也乃昭公七年孔成子立衛靈再筮皆以周易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筮納王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筮納室雖不以周易筮而皆引周易之文則不得謂列國皆不用也特用之者少耳閔公元年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僖公十五年秦穆公筮伐晉遇蠱晉伯姬之筮適秦遇歸妹之睽成公十二年晉厲公筮伐楚遇復皆用雜占是潛室謂列

國筮法別爲一種占書可証者也。乃閔公二年。成季之生。筮大有之乾。亦引雜占。則魯亦未嘗不兼用他書也特用周易者多耳。蓋當周之初與禮流行易象一經。必無不頒之列國者。至是而或殘失。不能不參以雜占。惟魯以周公之舊。太史之藏如故。此宣子所以美之也。

經史問答卷一終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二

尚書問目答董秉純

問四岳據孔安國傳卽是羲和然據韋昭注國語則四岳是共工之從孫炎帝之後杜預注左傳亦曰太岳神農之後四岳故厚齋以爲非羲和而國語謂羲和是重黎之後不知是否

答羲和爲重黎之後以呂刑証之似可信而左傳重爲少昊四子之一黎爲顓頊所出則皆非太岳之宗矣是孔注未可從者一也以二十二人之數合之則十二牧加以九官而太岳特以一人總四方之任適得二十二人又不應如羲和之分而爲四矣是孔注未可從者二

也。且四岳又名太岳。則豈有四人而一名者。是孔注未可從者三也。但考夏書仲康之亂征。則似是時并爲一官。不知是重之後失其職。而黎兼掌之。抑是黎并于重。世遠難考。司馬遷所以溷稱出于重黎而不能辨也。謂四岳即羲和。亦不始于孔氏。伏生大傳中已言之。

問 滎波既豬。鄭賈以波爲播。古文作嶓。或引爾雅水自洛出曰波。或引職方。豫州之浸波溠。則不必改字矣。然畢竟職方爾雅。將安所從。

答 職方之波是也。波水出霍陽。入汝水。詳見水經。禹貢無治汝之文。而孟子有之。若明乎波爲霍陽之水。是即禹之治汝也。漢人所謂治一經。必合五經而訓詁之者

此也

問 淮南子言共工嘗治洪水亦見於竹書然則堯典滔天二字蓋指治水而言適與驩兜方鳩僝功之語相合

答 是在故人龔明水嘗言之但非也淮南等所紀事多與遺經不合大半難信竹書尤不足據亭林先生喜引竹書最是其失但淮南所云共工治水則原有之而以之箋滔天二字則又不可何以知共工嘗治水也國語太子晉曰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崇伯稱遂共工之過則是方鳩僝功原指治水淮南之言非無據賈逵韋昭以共工爲炎帝時之共工是甚不然蓋本文明言鯀襲共工之障水以致殛則是先後任事者而

下又言四岳即共工從孫能佐禹以幹蠱是共工即四
凶之一無疑蓋共工治水不効鯀繼之又不効也但帝
所云象恭滔天則似不以治水言蓋以史記考之則作
似恭漫天古文每多通用慆與滔通慢與漫通六書之
例然也故孔明曰慆漫則不能研精而孔傳以爲傲狠
孔疏以爲侮上慢下然則滔天者慢天也貌恭而心險
正與僞言僞行交肆其惡故大禹以巧言令色當之而
史記亦言其淫僻不可以下文洪水滔天二字并指爲
共工治水之罪狀也班孟堅幽通賦巨滔天以滅夏曹
大家注滔漫也夫新莽亦豈有治水之事以是知古人
之訓故別有屬也是在明人文氏琅琊漫抄中嘗及之

而明水之說亦未當。

問 納于大麓。孔叢子謂如錄尚書之錄。似未可信。

答 三代安得有錄尚書省之官。是乃東漢人語。孔叢所以爲後人所疑。指其依託者此也。且卽如所云。便是百揆之任。何以複出。而既是東漢以後之錄相。則於風雷何豫。徐仲山曰。大麓乃司空之掌。當時方治水。故舜或親視之。其說近是。

問 商容之言行。孔疏引帝王世紀一條。是其言。厚齋困學紀聞引韓詩外傳一條。是其行。然世紀似可信。外傳似不可信。

答 善哉去取之審也。據韓嬰謂商容欲馮于馬徒以伐

紂而不能自以爲愚不爭而隱自以爲無勇故武王欲以爲三公而辭之夫商容仕于殷朝而欲伐紂是何舉動豈止于愚又謂不爭而隱是無勇蓋七國荒唐之徒所爲說故早已見於燕惠王貽樂閒書中要之不足信商容不仕于周自是伯夷一流韓嬰之言適以汚之厚齋先生亦不審耳孔疏但引世紀正是有斟酌也

問韋昭酈道元以五觀即太康之五子後人又以斟灌即五觀若云太康之五子則賢弟也若五觀則畔臣故漢人名其地曰畔觀何不類也若云即斟灌則又相之忠臣也何所適從

答以有扈氏與觀並稱見于春秋內傳以朱均管蔡與

觀並稱見于外傳而東郡之縣名畔觀則其不亘亦復何說唯是以五觀遂指爲太康之五弟而因指洛汭之地爲觀則古人亦已疑之厚齋王氏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仁義之言藹如也豈若世所云乎但厚齋亦但以尚書詁之而卽韋鄘之說其自相悖者未盡抉也夫東郡之畔觀非洛汭也觀旣爲侯國則五觀者五國乎抑一國乎五國則不應聚于一方一國則不可以容五子況五觀據國以逆王命又何須於洛汭之栖栖也是按之地與事而不合者也蓋五觀特國名猶之三鬷今以太康之弟適有五而以配之則誣矣然內傳尚無此語外傳始以爲夏啟之姦子夫以追隨太康之弟而反曰姦

曰畔則必其從羿而後可矣蓋嘗讀續漢書郡國志曰衛故觀國姚姓乃恍然曰畔觀非夏之宗室也而況以爲太康之同母乎是足以輔厚齋之說者也

至若以斟灌即畔觀則以皇甫士安曰夏相徙帝丘依同姓之諸侯斟灌斟尋夫斟灌在帝丘則是即東郡之畔觀觀與灌音相同故可牽合而臣瓚又疏晰之曰斟尋在河南太康居斟尋即尚書所云徯于洛汭也相居斟灌即東郡之灌也引汲冢古文以証之但考應劭又云斟尋在平壽京相璠曰斟灌即在斟尋西北相去九十里杜預亦云二斟俱在北海夫臣瓚謂斟尋在洛汭按洛汭有名曰鄩中郎周大夫鄩氏所居適與洛汭合

而其去東郡之觀亦近固似可據然觀乃姚姓之國則非夏宗室之斟灌矣而靡奔有鬲收合二斟之餘燼鬲在平原正與北海近則二斟自在平壽非河南與東郡也吳斗南調停之以為二斟初在河南為羿所逼棄國而奔平壽是乃騎䑓之詞不足信也蓋五子自是五子二斟自是二斟無從牽合而畔觀則異姓三分而勿施紏纆焉則惑解矣

曰然則相之居帝邱將誰依也曰是殆畔觀既平之後而相遷焉而二斟以東國之賦為之捍衛如晉文侯之輔周未嘗不可若必以為依畔觀則觀既畔矣而為啓之姦子乃不數十年而又率德改行為相之忠臣何前

後之不符也。是皆展轉附會而不能合者也。

問亂征之篇，坡公以爲羲和忠于夏，貳于羿者，故非仲康之討之也。陳直卿最稱之，其信然乎。

答未必然也。夏本紀最殘失，但以尚書及左傳考之，太康失夏都，居洛汭。是時羿但據夏都，尚未侵及三川也。故五子須於洛汭。仲康當即五子之一。太康崩，仲康立，是時之夏，蓋如東遷之周，僅保洛汭，未必得還安邑。先儒以爲仲康爲羿所立，亦未必然。仲康雖不能除羿，然猶能自立，故命亂侯掌六師，征羲和，以稍剪其黨羽，則固勝于周之平桓諸王矣。仲康崩，帝相更辱，羿始吞并及三川，而相因遷於帝邱，則羿篡夏之局遂成矣。讀五

子之歌而知仲康之能自立也其卒未能除羿者天未厭亂惡貫或有待也坡公之論雖奇須知夏史豈有尚錄羿書者乎

問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而先生以爲八人未知所出

答左傳凡蔣邢茅胙祭支子凡六則合禽父而七固自有據不知尚有世襲周公之爵者厲王時周定公以共和有大功而左傳亦累有周公爲太宰非八人乎蓋禽父以元子受魯公而次子世爲周公其餘如凡如祭如胙如茅皆封畿內邢蔣則封于外按水經注則凡亦外諸侯也

問厚齋先生引坊記注君陳乃禽父之弟也而惜其他無所考潛邱又引詩譜以爲次子世守采地者如先生言得非卽周公乎

答亦未可遽定也坡公以爲君陳蓋如君奭君牙之儔難確証其爲周公之子然要之叔旦之後非七人則已明矣

問水心先生謂惟辟作福三句箕子之言亦可疑意者殷之末造紂雖諸事自專而臣下必有竊其威福者故作此語不然箕子不應爲此言也愚意箕子之說所以戒枋臣水心之說所以戒昏主足以相輔而不相悖是否

答賢者之說甚善然三代而後人君日驕則水心詰箕子是乃極有關係之言畢竟二典說得圓融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人君奉天而已刑賞原非己所得主然則惟辟而曰作福便不本天命曰作威便不本天討何嘗不凶于而身害于而國也箕子于此一層未拈出也且惟辟而曰作福即有竊惟辟之福以作福者曰作威即有竊惟辟之威以作威者而且其始也竊而行之其究也肆無忌憚而作之皆由于惟辟之不知奉天而以威福為己作也然箕子于上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所謂王道王路即是天命天討其義亦自互相備豈知後世人君尊奉

此三語爲聖書而帝王兢業之心絕矣惟辟玉食句尤有疵先儒謂荆公豐亨豫大之說誤本於周禮惟王不會一語不知洪範此語亦自與此互有瓜葛也

問呂覽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邊子曰成王卜成周其命龜曰使予有罪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淮南子武王欲築宮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以爲能持滿劉敞傳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易王無德易亡或以爲武王或成王顧不見於營洛之篇何也

答是乃後世附會之言周公營東都不過以爲朝會之

地未嘗令後王遷居之也果爾則王公設險守國之言不應見之易矣蓋設險守國前王所以爲子孫計也在德不在險後王所以自省也其言各有當聖王固無私其後世長有天下之心然亦豈有聽其易亡之理若五行之山乃太行也其地雖險而過於阨塞自不可以爲都會非謂其難亡也三代以至今太行之國孰不亡而謂伐之難者

問 召公年一百八十見於論衡信否

答 此是傳聞之語召公或謂是文王之庶子或謂但是同姓俱不可考然要之其年則當與武周相肩隨當成王之初召公亦不下九十歷成至康不過四十餘年而

康王卽位之後召公不見則已薨矣周初諸老固多大年然周公九十九歲太公百二十餘歲畢公亦壽考要之無及昭王之世者若百八十則及見膠舟之變矣非召公之幸也

問　左傳引洪範爲商書何也

答　是蓋殷之遺民所稱而後人因之者蓋曰惟十有三祀則雖以爲商書可也微子微仲終其二世不稱宋公亦猶洪範之稱商書也商之異姓臣子如膠鬲如商容亦皆冥鴻蜚遯不獨西山之老可謂盛矣

問　史記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强之按尚書孔疏亦引六韜龜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

筮不踰人矣厚齋謂六韜非太公所作不足信按尚書朕夢協朕卜則六韜之妄明也

答引泰誓以詰六韜甚佳左傳昭七年衛史朝已及之矣然愚更有說于此武王救民水火之中所信者天并不必卜不必夢也託夢卜以堅衆心則所自信者反薄矣故呂覽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衆而顧亭林疑泰誓之爲僞者此也

湯之放桀而有慙德自是高于武王梨洲黃氏曰有湯之慙然後君臣之分著而人知故國之不可以遽翦有虺之誥然後揖遜征誅之道一而人知獨夫之不可以橫行其言最精武王遜湯正在此周公之作多士曰非

我小國敢弋殷命則亦似為武王補此一節口過斯周公之功所以大

問 漢魏十四家六宗之說錯出不一若何折衷

答 類上帝首及皇天后土也則禋六宗當為天神而後望山川以及地示然後遍于羣祀今或仍及天地或并及山川又或指人鬼而言非雜複則凌亂矣六宗則當實舉其目而或名雖六而實不副或自以其意合為六或反多于六者之外是信口解經也故犯此數者之說則其譌誤不必詳詰而已見是以伏生之天地四時其說甚古然于類帝有複歐陽和伯變其說以為在天地四方之間助陰陽成變化而李郃以為六合之間劉邵

以爲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宗孟康以爲天地間遊神則皆歐陽之說無可宗而強宗之揚雄所謂神遊六宗者也孔安國引祭法以爲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則寒暑卽時也幽雩乃有事而祈禱非大祭也說者以爲本之孔子劉昭曰使其果出孔子將後儒亦無復紛然者矣劉歆孔光王肅以爲水火雷風山澤是乾坤之六子則兼山川而祭之賈逵之天宗以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地宗以河爲水宗岱爲山宗海爲澤宗同此失也康成以周官小宗伯四郊注中之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之則自司中而下皆星也六宗祇二宗虞喜以地有五總五爲一以成六劉昭取之則六宗祇

一宗司馬彪以日月星辰之屬爲天宗社稷五祀之屬爲地宗四方五帝之屬爲四方宗是并羣神皆豫矣而覈之則六宗祇三宗若張髦以爲三昭三穆張廸以爲六代帝王則無論是時曾備七廟之制與否其六代果爲何帝何王而要之不應以人鬼列于山川之上若宋儒羅泌以爲天宗地宗岱宗河宗幽宗雩宗則無論經文之上上下皆凌犯而亦輕重不以其倫明陶安以爲類上帝乃祭天禋宗乃祭地六者地之中數也則又本虞喜之說而少變之方以智以爲五方實有六神曰重爲句芒曰黎爲祝融曰該爲蓐收曰脩曰熙爲元冥曰勾龍爲后土不知五人帝者五天帝之配豈容別列爲宗

近如惠學士士奇、以古尚書伊訓及周禮之方明爲六宗、以其上元下黃、前青後黑、左赤右白、實備六合之氣、則亦上下四旁之說、而況是時尚未必有方明之祀、杭編修世駿、謂是天地四嶽之神、亦少變伏歐之說者、然天地已見于類帝、而四嶽則望山之所首及也、沈徵君彤、以爲六府、亦非天神之屬、皆不免於上下文有牴牾、故愚嘗謂盧植以六宗爲月令祈年之天宗。其義甚長。而特苦天宗之目不著。則孔鄭兩家之說、皆得附之。而無以見其爲六。然則天宗之六者何也。曰、即左傳之六物也。六物者曰歲、謂太歲也。曰時、謂四時。曰日、曰月、曰星、則二十八宿也。曰辰、則十二次也。是六者、皆天神也。

天神之屬無有過於此六者有時舉四時而析之與歲日月星辰並列則謂之九紀逸周書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二宿三日四月五春六夏七秋八冬九歲又曰九星周書日月星辰四時歲是謂九星王深寧曰九星即九紀也有時舉歲日月星辰而不及時則謂之五位國語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蓋舉五位而知其時之為冬也有時舉日月星辰而不及歲時則曰四類深寧解周禮之四類以此四者當之蓋舉四者而歲時從可知也有時舉日月星而不及三者則曰三光又曰三辰蓋以日月該歲時以星該辰也是皆隨意錯舉者若祭則必

定爲六。故曰六宗。尚書之禋。禋此六者。月令之祈年。亦祈此六者也。或曰。康成之說謂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祭以月。日月不宜尚在六宗。何與。曰。是亦不然。日月配天。不宜列六宗。嶽瀆配地。何以列望祀也。是又不足誚也。

問 今文尚書傳以七政爲七始。古文尚書傳以七政爲七緯。歷代言尚書者。多主七緯。而葉夢得尤詆伏生之言。近世李穆堂詹事。攻古文之僞。乃力主七始之說。然不知古文孔傳無舜典。今文孔傳舜典一篇。乃王肅本。而康成解書。已主七緯。鄭王皆伏氏之學。則于孔傳無豫也。是否。

答七律出于國語以配七始又謂之七元見劉昭注漢志其說最古隋志亦曰七衡但春夏秋冬不應與天地人並列爲七蓋四時皆天運而人事成之言天地人則四者在其中矣況璣衡亦祗可用于天耳其于地則土圭水臬別有其器而于人則竟無所用之不若七緯之于璣衡爲切也即七律亦不應配七始也記不云乎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二變者五音之餘耳今以天地人配宮商角而徵羽合二變以隸四時則參錯不齊非自然之法象矣是雖出于周秦諸儒之說而實則不足爲據者也若謂五星之名始見于甘石唐虞時所未有則不足以難鄭氏五星之以五行爲名始

于甘石要之熒惑歲塡太白諸象昭回于天者非甘石始有也經文未嘗有五星之目而撫于五辰則卽尚書語也以日月五辰言七政何不可之與有故愚以爲七政當以鄭氏之說爲長若漢以後人言七律亦有不用七始而配七緯者五代會要王仁裕曰黃鍾爲土太蔟爲金姑洗爲木林鍾爲火南呂爲水應鍾爲月蕤賓爲日謂之七宗則幷七律而亦以七緯配矣然五正音反配五辰而二變反配二曜則豈有二曜而反爲五辰之餘者斯其說亦未合要之七政之爲七緯非七始確然無疑而七律則在國語祇以自子至午之七同當之不必以七始相牽合也若史記以北斗七星爲七政馬融

用之。然其說亦謂北斗七星、第一主日、法天。二主月、法地。三命火、主熒惑。四煞土、主填。五伐水、主辰。六危木、主歲。七罰金、主大白。則亦本七緯而言、並非以璣衡二星爲附會。是又可以見七始之說、自伏生以後。未有用之者也。若漢志引益稷篇、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而以未三字作七始、則更失之。蓋使專以七始言七政、則是六律五聲八音之所從生、不應反序其下。若以七始即七律、則二變聲作于牧野。而歌南薰之時無有也。

問古之言三江者極多、以沈存中之該博亦云莫知孰爲三江者、故前輩以爲按今所行大江以求三江、猶按漢所行大河以求九河、必不可得、此最合聖人闕如之

旨然羣說之紛綸要不可不考也

答三江之說其以中江北江南江言之者漢孔氏傳據經文謂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爲三江其道則自彭蠡分爲三而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爲三入海按江漢之水會于漢陽合流凡數百里至湖口與豫章江會會數千里而入海即所謂彭蠡也然則江至彭蠡并三爲一未嘗分一爲三況震澤在今之常湖蘇三府地自隋煬帝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大禹時江湖何自而會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聞三分故前輩謂安國未嘗南遊全不諳吳楚地理是書傳之說非也班孟堅地理志指松江爲南江指永陽江荆谿諸水爲中江指大江爲北江司

馬彪郡國志因之此與書傳所言本自不同乃孔穎達引以證傳而司馬貞入之索隱王荊公亦取其說但其所謂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者按陽羨今之宜興與丹陽雖相接而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水分東西流江之在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宣歙諸水北向以入大江安得南流以上陽羨也夫諸水本皆支流不足以當大江經文明有中江而乃背之甚屬無謂乃或言地理志之中江在洪水時原有之禹塞之以奠震澤則何不云三江既塞是地志之說尤非也水經謂江至石城分爲二其一卽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

上桐水過安吉縣為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其于中江闕焉不知桐水今之廣德長瀆今之太湖其中高水不相通亦猶丹陽之與陽羨而南江既為吳松安得更從餘姚入海故胡朏明疑東則松江出焉十五字乃注之誤混于經者蓋地志以松江為南江水經以分江水為南江酈元欲援水經以合地志故曲傅之總之與禹貢不合是水經之說又非也鄭康成書注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山居其中則為中江康成未嘗見書傳然其說頗與之合特不言入震澤耳唐魏王泰括地志謂禹貢三江俱會彭蠡合為一江入海夫合為一江

則仍不可以言三江。故眉山以味別之說輔之、古之言水味者、本諸唐許敬宗、但大禹非陸羽一種人物、則蔡九峯之所難、不可謂其非也、是書注之說、亦非也。盛宏之荊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至尋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入海、此本漢地理志舊注、岷山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原而三目、今載在初學記中、而徐氏注說文宗之。但此則仍一江、非三江也、其與孔鄭別者、不過一以南江爲大江之委、一以爲原、暮四朝三、不甚遠也、則荊州記之說、亦非也。賈公彥周禮疏、襲孔鄭之說而又變之、謂江至尋陽、南合爲一、

東行至揚復分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者則周禮疏之說亦非也初學記又引郭景純山海經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汶山郡有岷江大江所出崍山中江所出崌山北江所出此在山經原未嘗以之言禹貢之三江而楊用修因謂諸家求三江于下流曷不向上流尋討蓋三江發原于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原以及其委用修多學乃不考大江震澤之本不相通且亦思三江盡在夔峽以西安得越梁而荆而紀之揚況山海經安足解尚書也試讀海內東經又有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是又一三江也是固不足信之

尤者也。其以松江東江婁江言之者、張守節謂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是本庾杲之吳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與水經所云奇分者也、陸德明已引之、守節始專主其說、而薛季龍朱樂圃蔡九峯皆以爲然、但據諸書皆云三江口、而不以爲三江、況東婁爲吳松支港、近在一葦、故孔仲達即已非之謂不與職方同、今考吳都賦注、則東江婁江並入海、據史記正義、則僅婁江入海、然則三江仍屬一江、而東

婁二江至今無攷則吳地記之說亦非也虞氏志林謂松江到彭蠡分為三道其所謂三道者大抵即指松江東江婁江而言則更紕繆之甚者彭蠡爲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其水既入大江即從毗陵入海而松江之水乃從吳縣入海安得至彭蠡也則志林之說尤非也黃東發力主庾張而又疑之謂予嘗泛舟至吳松絕不見所謂東婁二江者考之吳志有白蜆江笠澤江意者即古所謂三江者耶不知白蜆江即東江笠澤江即松江東發既失記張氏原注而又懸揣之是日抄之說亦非也金仁山曰太湖之下三江其說有二一謂吳松江七十里中為松江東南為婁江北為東江一謂太湖之下原

有三江吳松乃其一耳則亦疑松江婁江東江之末足以當三江而別設一疑軍以歧之究之別有江者果何江也是又欲爲之辭而不得者也若韋曜則又謂吳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其意以大江之望已舉彭蠡于是南及松江又南則及浙江又南則及浦江然浦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又東逕始寧又東逕曹江然後逕永興之東與浙江合則特錢唐之支流耳安能成鼎足哉或且祖吳越春秋以浙江浦江剡江爲三江則浦江原不過浙江之附庸而剡江并不能與浦江並大江以東支流數百使隨舉而錯指之可乎惟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初學記誤引以

爲韋曜之言、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又東南吳松江、又東南錢唐江、三處入海、而皆雄長一方、包環淮海之境、爲揚州三大望、南距荊楚、東盡於越、中界勾吳、此外無相與上下者、恰合職方大川之旨。卽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爲兩國所必爭、非岷江松江浙江而何、善乎蔡傳旁通曰、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經文記彭蠡之下、何爲直舍大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則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相合明矣、況岷江入、則彭蠡諸水皆從矣。鄭孔諸家所謂中

江北江南江者、已足該之。松江入、則具區諸水皆從矣、庾張諸家所謂松江東江婁江者、已足該之。浙江入、則浦陽諸水皆從矣、韋趙諸家所謂浙江浦江剡江者、已足該之。蓋既舉三大望、而諸小江盡具焉、是諸說皆可廢也。嘗考宋淳熙間知崑山縣邊實作縣志、言大海自西淠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垜謂之吳淞江口。由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唐江口。三江既入、禹迹無改。是其說最得之。乃有疑大江祇一瀆耳、不應既以表荆、復以表揚、不知江漢朝宗之文。尚兼漢水言之。至揚始有專稱、況自南康至海門、直下千五百里、不得專屬之荆也。試以禹貢書法言

之淮海惟揚海岱惟青海岱及淮惟徐倘謂著之一方即不得公之他所則是夏史官亦失書法也又有疑禹合諸侯于會稽在攝位以後若治水時浙江未聞疏導不得豫三江之列不知禹貢該括衆流不應獨遺浙江而會稽又揚州山鎮所在必無四載不至之理其不言於導水者或以施功之少故畧之耳若顧寧人疑古所謂中江北江南江即景純所謂三江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東迤北會爲滙蓋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唐江也則愚又未敢以爲然據先儒固城等湖是闔廬伐楚開以運糧者況經文中江明指大江似無容附會也若胡朏

明既主康成之說又以秦漢之際別有三江以分江水東歷烏程至餘姚合浙江入海者為南江以蕪湖水東至陽羨由大湖入海者為中江合岷山為北江其說雖無關禹貢而亦屬不考分江水發安慶至貴池即有山谿間之何由東行合漸蕪湖之水其北入江者既不別標一名其東由太湖入海者安得復言江也朏明將正漢志水經之失而不知自出其揣度之詞矣景純之說黃文叔頗不以為然其後季氏圖始引之東滙澤陳氏暢之歸熙甫因為定論愚竊以景純之說為不易云

問昔陸文安公在荊門以皇極講義代醮事發明自求多福之理軍民感動朱子摘其講義中大中之說力詆

之以爲荆門之教是乃歛六極也愚以爲陸子於從宜從俗之中而寓修道修教之旨不必以訓詁之屑屑從而長短其間且朱子謂近人言大中者多爲含宏寬大之言其弊將爲漢元唐代此其說謂有爲言之則可若因後世之弊而遂謂大中之不可以解經無乃過乎

答是固然矣然後儒之排朱子者必欲以皇極爲大中以爲漢唐以來舊解盡同者則愚又未敢以爲信也據謂皇之爲大六經皆然未有訓君字者惟大雅皇王烝哉顧命皇后憑玉几呂刑皇帝清問下民皆與君字相近而實皆訓大卽王字亦訓大如王父稱大父也愚不敢遠引卽以漢儒尚書之學證之洪範五行傳皇之不

極是謂不建繼之曰皇君也極中也康成據大傳皇作王曰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極中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傳又曰時則有射妖康成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則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矣傳又曰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康成曰夏侯勝說伐宜爲代君行不由常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恆耆其毒以賢代之漢書有曰皇極王氣之極然則漢人之以皇訓君伏生言之大夏侯劉向言之鄭氏亦言之其以爲大者祇孔氏耳孔氏之說不先於伏氏是固不必以六經之皇無訓君者而

遂强洪範而就之也若大六書之旨則爾雅釋詁曰皇君也是亦小學之書之最古者也或謂皇極一時所以稱人主者並曰汝而獨皇建其有極惟皇作極皇則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四語稱君以爲不類則古人文例恐又不當以此論之也朱子謂如孔注則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皆不成語或以爲是乃古人詰屈之辭夫辭之詰屈無傷然惟大作中則大與中有兩層其言支離而難通矣是故極之訓中可也而皇則必以君解之且愚嘗讀後漢書而更有悟焉馬融對策引書說曰大中之道在天爲北辰在地爲大君蔡邕對詔問曰皇之不極惟建大中之道則其救也然則即如孔傳亦豈能離

君而言之哉。愚生平於解經。未嘗敢專主一家之說。以啟口舌之爭。但求其是而已。故謂陸子以大中言皇極。而遂有妨於治道。此說之必不可通者。若皇極之解。則固當宗朱子。鄭筠谷宮贊。嘗不滿朱子皇極之說。謂予曰。是殆爲建中靖國言之也。予疑汴京之事已遠。朱子所指。未必在此。偶讀周正宇南仲對策曰。陛下聰明。爲小人蔽蒙者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是爲道。問辨講習。是爲學。人有不知學。學有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故得謂之道學。名之至美者也。小夫譖人。不能爲善。而惡其異已。于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材負

學之士以道學棄之矣惡名既立尋爲身避遷就迎合
掃跡滅影不勝衆矣小夫譖人猶不已又取其不應和
而罵譏者亦例嫌之曰我則彼毀爾奚默焉是與道學
相爲黨爾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黨不
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則困於朋黨矣唯其不
能可否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賢然後竊箕子公
平正直之說爲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矣夫
箕子所謂有爲有猷有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
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於極而亦受之謂其雖
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
黨者正皇極所用之人也柰何棄天下之有材有道有

操執者取其庸人外若無過中實姦罔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闒冗適尊異凡庸當畜與天下大禍始于道學終于皇極矣乃知朱子所指直是當時鄭丙一流議論然以此譏陸子得非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耶

經史問答卷二終